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梅子涵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方卫平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朱自强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儿童文学作家

彭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轩

◎ 关于经典

◎ 关于图画书

◎ 关于童话

◎ 关于幻想文学

◎ 关于儿童小说

◎ 关于成长小说

◎ 关于故事性

◎ 关于幽默

◎ 关于想像力

◎ 关于诗意

◎ 关于评论

◎ 关于出版

中国 儿童文学 人谈

新蕾出版社



梅子涵

方卫平

朱自强

彭懿

曹文轩

中国 儿童文学 人谈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968683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梅子涵等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01.9(2002.11重印)
ISBN 7-5307-2675-7

I. 中…

II. 梅…

III. 儿童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170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 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om

地 址: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300020)

出 版 人:纪秀荣

电 话:总编办(022)27301675

发行部(022)27221133 27221150

传 真:(022)27301675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天津美术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8

字 数:230 千字

插 页:2

印 张:16

版 次:2002 年 11 月修订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 001—4 000

定 价:30.00 元

我们关怀不朽(代序)

梅子涵

我们都是为儿童文学虔诚写作和研究的人。花在那上面的时间，送走了我们很多的灿烂清晨、温馨黄昏和诗意夜晚。我们关心着，怎么把中国的儿童文学写得和世界上最优秀的那些篇章同等值得夸耀，流传遥远，只要提起都响亮和迷人。我们独自地这样思虑，坐在圆桌前相互探讨，走上讲坛表达和阐述，写进短短的文章里也写进厚厚的书中。

而这一回是做一个别致的五人谈。

我们五个人

在 20 世纪的最后的秋天

从早到晚的那五天。

窗外天津的路上和林子里

树叶已经快落完

甚至下过一些雪了

房顶上草地上都看得见。

我们靠着沙发

房里有很轻的音乐

发表着、讨论着、争议起来。

我们都累了

但是我们对自己说



目录

我们关怀不朽(代序)·····	梅子涵 001
1 关于经典·····	001
2 关于图画书·····	021
3 关于童话·····	067
4 关于幻想文学·····	087
5 关于儿童小说·····	105
6 关于成长小说·····	143
7 关于故事性·····	157
8 关于幽默·····	175
9 关于想像力·····	203
10 关于诗意·····	219
11 关于评论·····	233
12 关于出版·····	265
后记·····	278
附录：五人谈纪事·····	李海霞 279



关于经典 1



关于经典



人类的儿童文学是非常成熟的。有很多的经典就像一座座的纪念碑。他们不仅仅是格林和安徒生，更是一长串的名单和很多本的书。我们都要看见。这样就能看见儿童文学高的境界。没有儿童文学写作学校，阅读经典是写作儿童文学的最好学校。



◎ 梅子涵

关于经典

梅子涵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我有一个想法, 在其他场合也表达过, 我觉得我们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素质有待提高。到底什么是儿童文学? 童书最经典的面貌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不少的儿童文学作家不甚清楚。因为各种原因走到了儿童文学的写作里来, 先期的准备很不够, 包括现在一些年轻的作家, 走进儿童文学来, 有很多人本身喜欢文学, 读了 80 年代一些作家写的儿童文学、少年小说, 就以为这就是儿童文学, 就是少年小说了。于是就带着这种印象, 走进了儿童文学圈子里面。他们对儿童文学经典的阅读比较缺乏, 导致了职业的大感觉不明晰。所以这两年我一直觉得阅读经典, 阅读那些人类优秀的儿童文学杰作, 是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



朱自强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我觉得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 就是研究儿童文学理论, 搞理论的, 搞批评的, 阅读经典这个问题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对一种文学样式, 从理念上要想说清楚, 最主要的是要有一种感性的体验, 这种感性的体验就是对经典的阅读的体验, 这种体验是一种理论的根基, 你要获得对一种文体的感性的体验, 最好就是找经典来读。因为好的作品它总是最能代表这一类作品的特征。如果忽视对经典的阅读, 你从感性上对什么是儿童文学就把握不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目前儿童文学在中国应该市民化, 这种市

◎《小王子》书影

◎朱自强

民化是指儿童文学真正的深入整个社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常识。这一点现在还远远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是不是首先在我们搞儿童文学的这个圈子里边,先让他市民化,比如说创作儿童文学的作家们,搞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研究者们,还有像少儿社的编辑们,首先实现儿童文学的市民化。这一点我在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感触,那里的很多人谈起儿童文学来,对那些经典作品如数家珍,比如像我接触到的日本的一些家庭主妇们,她们搞一些家庭图书馆,我平时和她们接触比较多。比如说像《小王子》这样的作品,还有《汤姆在深夜的花园里》,像这样的儿童文学的经典作品,她们都非常熟悉,而且还能够进行评论。这样一种普遍的基础,一种水准,就使儿童文学真正地深入到社会中去了。



还有日本的很多儿童文学作家,他们对儿童文学作品很熟悉。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可以说历史比较短,基础也不是很丰厚,但是最近这几十年,尤其是最近这20年,西方的儿童文学经典作品,在中国翻译的越来越多,当然和日本这样的翻译大国还没法相比。但现在的这种翻译量,如果你认真去寻找的话,总会有十本二十本的名作可以找到手。这样一种阅读,我觉得对一个作家也好,一个批评家也好,他在感性上对儿童文学的感悟,绝对是离不开的。我想到在1997年的时候,在《儿童文学研究》上曾经有一次关于动物小说的讨论。在那场讨论中,



我就感觉到最后大家话题还是有些分散,这可能和中国目前对世界动物小说名作介绍得少了一些有关。有关西顿的介绍多了一些,棕鸠十的现在介绍得多了,当时还不多。黎达的也有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在讨论中还没有成为大家共同的

话语背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动物小说,对这种艺术的理解,我觉得就比较狭隘。所以对于经典的阅读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不是说以前大家没上过这课,可能是这课上的时间比较短,另外这个内容纵深度也不够。

所以从我个人来讲,虽说我自己总是提醒自己要注意阅读名著,阅读经典,要树立这样一种意识,但是限于自身的能力和条件,在这方面也是有些薄弱的。其实名著、经典这种东西也是带有个人化的色彩。我在阅读过程中,有些西方作品说是经典,但是我读起来也不觉得很有趣,所以我自己也在选择自己的经典,比如说当代的一些作品。国外有学者主张,一部经典它要不在孩子中流传25年以上,你就很难下结论说他是经典,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个人可以在自己阅读的范围自主去选择,选择自己的或者发现自己的这种经典。有一些经典是得到普遍认可的,但同时每个人有的时候也寻找属于自己的经典来阅读。

彭懿 (儿童文学作家): 阅读经典除了普遍意义上的阅读之外,还有一种阅读,是纵向即深度的阅读。比如,幻想小说让许多人产生一种云里雾里的感觉,但当阅读了十部经典的幻想小说之后,我想,所有的困惑就都会迎刃而解了。



方卫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儿童文学理论家): 在今天,大众对经典其实还是持一种冷漠的态度,尤其在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阅读更多的是那种碎片化的、感官化的阅读占据着主导地位。另外从一些作家和专家的口中,也经常发出“拒绝经典”这样一种声音。我记得好像不久前,在《阅读导刊》上,有几个成人的作家也谈经典,而且几乎一致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不读经典,我们拒绝经典。一些青年作家也否认经典跟自己写作的关系。我当时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就觉得拒绝经典是一种自我扼杀的手段。

今天不光是在中国，在国外其实近几十年来，也有这样的倾向。大概在七八十年代，在美国的高校当中，就有一股否认经典的风气。只有少数的人发出过捍卫经典的声音。从中国儿童文学界来讲，我们在20世纪对外国儿童文学经典的热情是非常突显的。其实国外的，特别是古典儿童文学名著，欧美的名著，基本上已被介绍到中国来。最近这几年出版界又对20世纪，包括二次大战以后的，20世纪下半叶的一些儿童文学的新作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这样一种对经典和名著的热情，可能在欧美文化圈以外的国家当中，除了日本以外，中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国家。这样一些工作其实也为今天的经典重读，或者说经典的学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那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儿童文学创作者、出版者、研究者，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都应该重新建立对经典的一种认识和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谈到经典我还有一个想法，因为我们现在讲的经典主要是指欧美的，那么这里就有一个翻译的问题。我在接触一些作品过程当中，发现翻译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谓经典不光是需要我们来重视，同时翻译本身，经典是需要不断地翻译和不断地重译的。在不断的翻译过程中，在接受过程当中，逐渐呈现出经典本来的文学面貌。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跟最近几年阅读的有些作品有关。我发现有一些作品翻译上存在着一些问题，包括翻译本身的匆忙化，留下的那种遗憾，在作品当中是常常可以碰到的。这也带来我们对翻译经典的疑问，就是说这个作品果真有那样的魅力吗？于是我们表示怀疑。我想这里可能有翻译的因素。

梅子涵：研究生课程，我几经修改，想来想去，第一门课到底上什么？后来，我就把儿童文学经典阅读这门课作为第一门课，这样做我觉得很智慧。与其由我来向学习儿童文学的人论述儿童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应该怎么样？还不如直接阅读那些高峰的恒星之

作,因为那些经典的作品里边,体现了儿童文学最表征最典型的美学,这样做倒不是说把已经诞生出来的那些公认的经典,当做一块路碑拦住我们,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能超越了。之所以这样做,是觉得这些儿童文学经典之作的确荡漾着真正的儿童文学精神,体现了我们现在能够想到的和尚未想到的儿童文学境界。他们不会阻挡我们发展儿童文学,相反,只会给我们带来连绵不断的激情和灵感。

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就像凯思特纳《5月35日》里边的那匹大黑马。康拉德和他的叔



叔林格尔胡特要到南太平洋去,但是不知道南太平洋在哪里,怎么走。大黑马就告诉他们,走廊里边有一个雕花的15世纪大衣柜,穿过这个大衣柜就可以直接到南太平洋,是一条捷径。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就是一匹一匹的大黑马,告诉你道路和走法,骑着它能够到南太平洋去,看到无数想像不到的奇景。另外一个,一讲到经典,我们不要只是想到安徒生、格林,《彼得·潘》、《木偶奇遇记》。我们对经典的认识,视野也应该开阔一点儿。并不是只有200年前、100年前的才可以叫经典,只有那些才经得起推敲。当代的新经典也一直在产生。林格伦的、达尔的、恩德的……我们总是把经典确定在100年200年以外的时间距离里边,某种程度也是表现了我们对自己、对当代的目光和感受力的完全不信任。其实有些很当代的作品,如果真的非常好,我们认定它是经典,有什么不可以?刚才,朱自强讲到经典的公认和个人化,我认为可以有自己目光里的经典,其实公认的经典它是哪里来的,很多时候是不是也是开始于个人的极度的欣赏和推荐?我知道,我这样说,会有一些模糊和“危险”的东西,但我的基本“精神”是不要局限在“老三人”、“老三篇”上,儿童文学是发展的,经典也是在增添的。

方卫平:作为一种理解,刚才讲的经典那种重新认识,或者说重新界定,作为一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典这个词本身是有

特定含义的,也就是说经典必须是经过历史的累积、选择和认定才产生的。所以脱离了这样一个含义的话,那么用经典这个词,可能会带来对经典认定的一种草率。在这样一个同样的语词系列当中,我们还可以提出另外一些概念,比如说佳作、杰作,比如说经典。在这些词当中,经典是最有分量的。在我看来,我们可以在形象的意义上说,某一部作品是当代的经典,但其实我们不用经典这个词的时候,也并不否认我们对一部当代作品的肯定,也不表示我们对某部作品在认定时候的那种不自信。如果没有时间的支撑的话,没有时间的检验的话,那我想经典是无从产生的。

经典一般来说只属于一个作家的艺术的生命,而不属于自然的生命。一个作家他自己宣布说我这部著作是一部经典,那可能会贻笑大方的。对我们一般的读者来说,如果我们说一部作品是一部当代的经典,作为一种表述,当然我们不严格地追究的话也是可以的。但是真正严格地把握经典的内涵,我认为任何时代,或者说我们身边随时都可以产生一部经典,由我们贴一个标签,这个说法是不严格意义上那种表述方式,至于经典需要多少时间的检验,刚才提出一个25年的概念,究竟是25年,还是50年,或者是100年,甚至我们可以缩短到10年15年,这个问题我们还可讨论。但是我觉得经典如果没有时间的支撑,它是不成其为经典的。除了经典这个概念以外,我觉得还可以提出跟经典相关的一些概念,比如说经典性,比如经典的品质,经典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儿童文学,或者是相应的人类文化的某种品质,也是可以被一般的作品所模仿的,或者所学习的。

所以我觉得当代的作品,比如像《哈利·波特》,我觉得它是今天的一部名作,是今天的一部畅销书,我们也可以断定,它是今天世界儿童文学范围内产生的一部杰作,它可能会成为一部经典作品,但我个人认为,如果说在严格的学术界定当中,随便给予经典的认定,可能不妥。

彭懿:关于《哈利·波特》是不是经典,国外有争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但认为它是经典的一方并没有说经典一定需要时间的

检验，没有持刚才方卫平那种观点，说经典需要一个时间的检验。

梅子涵：我觉得方卫平这个观点本身也比较“经典”，表现的是当代人对当代作品完全的无能为力。

方卫平：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可以说它是一部杰作。

曹文轩：“经典”这个词的本义就是指具有一定时间性的东西，现在看来很好的东西，不一定就能成为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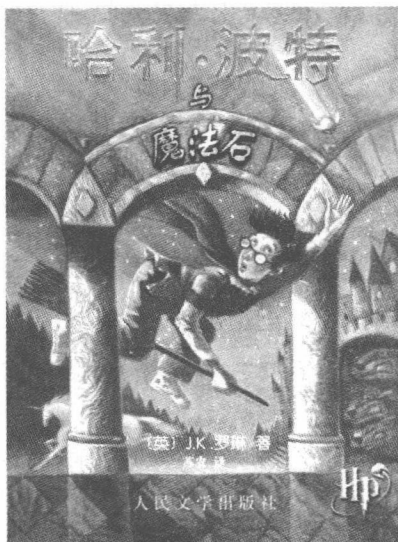
方卫平：一部经典作品它有时间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彭懿：你这是学者心中的经典，而在我心目中的经典已经赋予它新的内涵了，我并没有考虑到时间，我认为《哈利·波特》就是我心目中的一部经典。

曹文轩：如果有特别好的作品，我认为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对它加以称呼。

梅子涵：我们现在不是要讨论什么是经典，来做一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不需要我们做的。而是说的经典阅读和阅读的更大的范围。改成“名著”也一样。因为核心不是来讨论概念。

方卫平：实际上你提出的“阅读经典”的概念，是潜意识当中对那些最优秀的，能代表儿童文学最基本精神的作品的一种阅读，当然这很自然地就会把历史上和今天那些符合这样一个期待的作品都纳入这样一个话语体系当中。如果按这样的逻辑推断，今天很多的畅销书或被专家一致叫好的一些作品就都是经典了。所以做这样一个反推理的话，我觉得这种说法是很危险的。尽管《哈利·波特》也许我们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保持对它的信赖，但是你难道能保证另外一部作品或是《哈利·波特》本身在若干年以后它的光彩不会消散呢？在阅读史上这样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还想了另外一个词——“名著”。我觉得它可以说是当代的名著。但是这个词好像不太有冲击力,不太振奋人心,就像名著、佳作、杰作、经典等等。我觉得之所以“经典”给我们大气、厚重的感觉,就是在它身上有那种时间的厚重感在里面。有一个长长的时段支撑的稳固感在里面。如果少了这个东西的话,经典本身就不一定好解释了。我们今天讨论的焦点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儿童文学怎么样从经典和那些当代的名著身上汲取营养,来获取灵感,来建立我们比较健康的有生命力的美学体系和观念。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我觉得经典应该是很少的,不可能是很多的。我同意方卫平谈到的,和“经典”这个概念相关的还有“名著”。如果你认为经典是很多的话,我就不能认为那是经典了——他们很可能只是名著。在我的印象中,我在对经典阅读时,觉得所谓经典就是那样一种有宗教色彩的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哈利·波特》这种书,让我在阅读过程中对

它有一种仰视感,是困难的。我觉得它可能只能算是名著。它不能让我产生经典感——至少现在不能产生。阅读经典有一种宗教情绪在里面。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了,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

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我只能这么想:它可能成为经典。经典的作品肯定是能说出一些东西来的,不是不能把握的。比如它的艺术性。再比如说它反映的那个问题代表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它既是过去的,也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是一些恒定的问题。

方卫平:名著的“名”本身就需要有一个广泛的传播。

曹文轩:一部名著的确定,或一部经典的确定,我想主要的特征就是我讲的那些特征。惟独有一个东西不能成为它的特征,即现



在的轰动。名著和经典在许多情况下,在当时恰恰是不轰动的。但也不能说所有的名著与经典在当时都不轰动。我总觉得一个一流的作家与一个一流的畅销书作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真正的畅销书,其实是一流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比如说钱钟书的《围城》,当年出版并不畅销,但它现在的印数已到了多少?这部书多年来,就一直在图书发行的排行榜上。这种作品是我更愿意青睐的作品。真正的畅销书并不是创作畅销书的作家创作的,而是一流作家创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这些人的书,在当时它并不畅销,但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一个漫长的时间内不停地流传之后,它的发行所积累的数量,远远超出你那本所谓的畅销书在两三年里发行的总量。

我们今天谈经典阅读的意义是必要的。但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误区。就提高儿童文学作家的素质而言,我们不能把经典仅仅定在儿童文学方面,应该是一个广义上的经典阅读。首先做文学的功夫,其次做儿童文学的功夫。这是我多少年来一个根本看法,也是一个改变不了的看法。首先阅读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为了你职业上的特性,再阅读一些儿童文学的经典。这样一个布局,这样一种调整,我想才是合理的。文学的标准肯定是一致的。儿童文学不存在它的特定标准。有它的一些特性,但基本标准没有什么例外。它的文学性,它所反映的问题的超时空性,都是我们儿童文学作家必须追求的。那些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经验,也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打一个比方,我们现在来寻找源头——就像寻找长江的源头一样,我们探寻的是长江的源头,而不是长江支流的源头。

我还同意朱自强的看法,就是经典的自我认同。有许多经典是伪经典,是文学史家确定下来的。我们很违心地将它们看成是经典。这里有一个阅读者的勇气问题,一个阅读者的素质问题。敢于怀疑,敢于叛逆,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经典。经典绝不能依赖于文学史的确立,因为文学史是人写的。知识的预设,精神的含量,艺术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一个人对经典的判断。

朱自强:曹文轩刚才讲到的对“经典”的解释我非常赞同,尤其

你讲到儿童文学作家应阅读一般文学的经典,这点非常重要。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其实有两步,一步是一般的文学修养,然后是关于儿童文学作家职业化的东西能不能得到。我在谈经典之前,其实只有名著意识,我没怎么想名著这个词,因为梅子涵最近一直在鼓吹要重读经典,我自己称为名著的东西,有可能就是梅子涵称为经典的东西。比如像童话《木偶奇遇记》、《艾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等等作品,还有像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像凯斯特纳的一些小说,像诺索夫的一些小说,我是把它们称为名著,梅子涵可能会把它们称为经典。现在我也有点倾向于经典这个词,用经典有可能透露一种意思,就像曹文轩说的把它作为宗教式的非常虔诚的那种敬仰,奉为一种范本式的东西。



我们通过对儿童文学经典的这样一种走近,阅读,然后树立以这样的作品作为一种艺术的范型,作为一种范本这样的一种意识。当然不是什么都向它去学习,因为要全部向经典学习,模仿经典也是不可取的。但是第一步要向经典学习,这一步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我觉得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你看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就可以看出来,《稻草人》是中国的第一部童话集,这本童话集的产生如果没有五四时期那种“西学东渐”大的思潮,如果叶圣陶不读格林,不读安徒生,不读王尔德是不行的。如果没有这些话,《稻草人》也不会出现。当然《稻草人》的风格可能更接近于王尔德,还加着中国那种现实的

东西,民族性、民族化这些问题。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讨论经典的概念,对它进行认真的诠释,这个确实是有意义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话题最重要的还是面对经典的时候,我们的一种态度。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我的感觉中,中国20年新时期的儿童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离不开对西方经典的介绍。如果出现偏颇的时候,往往是我们离开了经典,忘记了经典。如果出现了